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從懦弱到陽剛 - 中國人的性格演變）

關品方（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名譽教授，香港大學浙江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

2015年7月28日

個性經濟學近年有越發蓬勃發展的傾向。我的朋友范承澤教授對這方面很有研究。個性經濟學也分微觀和宏觀兩方面。如果從地區或國家層面的發展經濟學方面來看，個性就表現為文化和民族的特質，從這個角度來回顧人類文明和經濟發展史，令人耳目一新。

范教授這本新書，著眼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各民族之間為了爭奪資源和發展空間的演變發展，從經濟學的基本點出發，旁徵博引，以機會和誘因為經，以成本和效益為緯，同時兼顧個人與群體的績效最大化的角度，得出漢文化追求一統的客觀論斷，讓讀者以全新的，大歷史的視角來理解漢人的國民性，從懦弱到陽剛的演變過程。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逼開放門戶，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儒家思想和文化價值，備受衝擊。若非如此，中國的古老傳統 - 任農工商，漁樵耕讀，暮鼓晨鐘，世代相傳，生生不息，封建皇朝那種安民心定天下的大一統模式，大概可以無限延伸，持之久遠。可是，西方列強經歷工業革命並進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

的歷史階段以後，徹底顛覆了東西方軍事上的能量對比。當年清朝有被殖民被瓜分的真實危險。舊體制，舊價值，舊制度，舊觀念，瞬間分崩離析，都要重新審視。19世紀下半葉屢戰屢敗，終于導致百日維新，然後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激發出中國民族特性的徹底改變。中國人再不維新圖強，再不奮起改變，就只有覆亡的結果。一百年前，改革或革新，改良或革命，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民主，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是打倒孔家店反對封建禮教，還是堅持固有的傳統文化？一句話，是認同中國本位，還是認同西方本位？

對當代的臺灣和香港來說，由於先後經歷過英國和日本的殖民統治，如今儘管臺灣還叫中華民國，香港更以一國兩制的方式早已回歸中國，但台港兩地還是有獨立思潮和認同西方的傾向，希望脫離中國，另行開闢新路。中國政府的執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繼承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堅決要維持國家大一統的態勢。這種關乎國家民族終極前途和是分是合的基本出路問題，還在困擾著當代的中國人，兩邊壁壘分明，而且還看不到短期有解決的跡象。

但是，正如范教授在他的新書裏面指出，中國人的國民性在這個大時代的轉變過程中，在這片遼闊的中原大地上，110年之間（從1839年到1949年），經歷過多少殘酷的戰爭（包括內戰）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就是從相對懦弱的個性變化為相對陽剛的個性。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這種陽剛的國民性有更進一步的發展。當前，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進步一日千里，已經迅速拉近了和西方先進國家的距離。中國在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方面，自從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實質上走資本主義市場和自由經濟的道路，囿于幾千年封建主義和近百年來半殖民主義的價值觀念和幾十年共產主義的制度實踐，如何最終走出一條真正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還需拭目以待。西方的經濟學，以客觀實證為前提，一般極少從政

治社會和文化價值的角度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遑論從國民性格這個嶄新的角度了。

以陽剛一詞來形容當代中國人（具體是指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筆者完全贊同。共產黨從1921年以數十黨員建黨開始，發展到今天有7000萬黨員，是全世界黨員人數最多的第一大黨，在中國強勢執政，足為佐證。至於懦弱（或怯懦）一詞，以之形容譬如說唐宋明清歷朝的漢族人民，筆者略有保留。我想，應該可以輔以文弱，溫柔，敦厚，平和及濃情來補充怯懦一詞之不足。我們看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唐詩宋詞，還有宋明理學的著作，以及明清兩朝的生活藝術，可見一斑。范教授的主題發揮是大膽創新的，同時需要各方面專業的互動配合，假以時日，必能成其一家之言。這個嘗試，無以名之，不單是個性經濟學或國民性經濟學那麼簡單，更準確一點說，可稱之為複合民族經濟史學，集政治，經濟，民族，考古，地緣，社會，科技，文化（文學，文明，人文和體制），還有歷史和統計，共治一爐。這是經濟學裏面一個可喜的創新，同時亦為其他學科滲入經濟學的元素開闢一個新的窗口。

筆者近年對詩詞較有興趣。以詩詞而論，也可看到中國人的國民性從懦弱到陽剛的轉變。譬如說，比對周邦彥和柳永的溫柔婉約與毛澤東和陳毅的豪邁壯厲，大概可以從一個文化的側面，看出中國人過去150年面臨民族挑戰的強烈回應和國民性格的轉變。讓我們欣賞一下他們的作品。

周邦彥（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周邦彥（蘭陵王）

柳陰直，煙裡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
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
尺。閑尋舊蹤跡，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
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淒惻，恨
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
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周邦彥（浣溪沙）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新筍已成
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周邦彥（蘇幕遮）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幹宿雨，水
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
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周邦彥（蝶戀花）

月皎驚鳥棲不定，更漏將闌，輾輾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炯，淚
花落枕紅棉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

闌干橫斗柄，露寒人遠雞相應。

柳永（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柳永（鳳棲梧）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欄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依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陳毅（野营）

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冷食充肠消永昼，禁声扣虱对山花。微石终能填血海，大军遥祝渡金沙。长夜无灯凝望眼，包胥心事发初华。

陳毅（油山埋伏）

走石飞沙大地狂，空山夜静忽闻狼。持枪推枕猛起坐，宛似鏖兵在战场。

陳毅（三十五岁生日寄怀）

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

陳毅（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毛澤東（祭黃帝陵）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跎；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让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綫，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毛澤東（到韶山）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毛澤東（登廬山）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洒江天。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九嶷山下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毛澤東（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澤東（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喜欢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澤東（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澤東（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读报有感）

托洛斯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抛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鹞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峰。人人尽说西方好，

独惜神州出蠹虫。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寻全球侵略者，惟余此处一孤家。

毛澤東（忆重庆谈判）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尔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毛澤東（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鹰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毛澤東（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澤東（和周世钊同志）

春风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毛澤東（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鬢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遵吾友范承澤教授的囑咐，有機會為他的新著作序，是我的榮幸。二十一世紀的環球新趨勢，是中西文化共融，去蕪存菁，取長補短。筆者認為，在這個大環境下，捧讀范教授這本著作，對我國的民族特性加深認識，十分及時。以上列舉毛澤東和陳毅的詩詞，我們不能不深受感染。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功過，日後自有治史者的評論。他們代表的，就是當前中國的國民性的特徵之一，大概無人持有異議。期望本書洛陽紙貴，風行一時。鑒古可以知今，更預示將來。因此，筆者特別向年輕一代鄭重推薦本書。

閔品方（嶺南大學國際銀行及財務學碩士課程兼任教授）

初稿成于浙江杭州西溪濕地留莊（2015年7月7日）